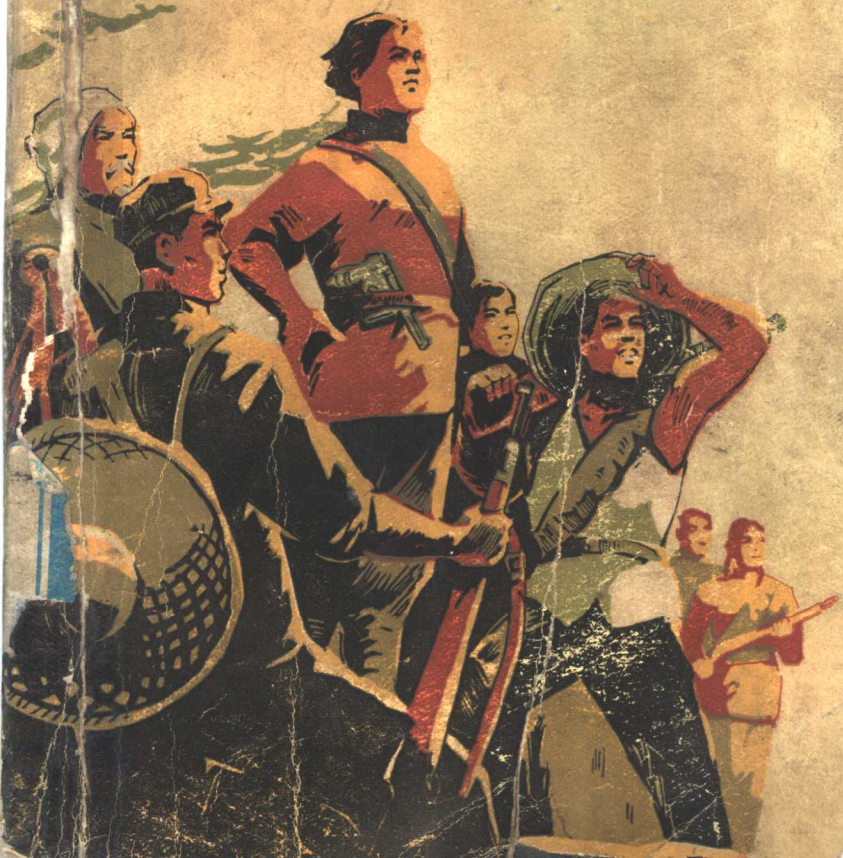


众志成城

安徽省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

众志成城

安徽省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安徽省军区政治部编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3 $\frac{1}{8}$ 插页：4 字数：276,000

1976年6月第1版

197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 10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2·675 定价：0.82元

目 录

游击英雄路士敏·····	(1)
三战三捷·····	(29)
山林医院·····	(41)
掩护伤病员·····	(50)
牵牛鼻子·····	(58)
诱敌就歼·····	(69)
皇藏山凯歌·····	(86)
战斗的渔村·····	(91)
源坑怒火·····	(99)
战斗在封锁线上·····	(111)
红色便衣队·····	(127)
天扬路上显威风·····	(139)
楠岭红枫·····	(148)
大红匾的来历·····	(162)
为民护粮·····	(171)
红旗插上永堙寨·····	(176)
火娃子·····	(187)
天蜚飞渡·····	(197)
矿山风暴·····	(223)

一支回民水手突击队	(238)
巧 击	(247)
红枫岭上插红旗	(255)
铁骨红心	(267)
江南信使	(280)
江畔黎明	(293)
智擒乌龟壳	(309)
茶馆星火	(315)
抗丁队	(325)
内外合击	(335)
拔“钉子”	(346)
柳林边上一人家	(353)
赵大妈	(365)
天罗地网	(372)
大老胡	(383)
连心桥上	(396)
后 记	(412)

游击英雄路士敏

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，皖东地区的优秀儿女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。他们用枪刺，用刀砍，用地雷炸，用烈火烧，英勇作战，机动灵活，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。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，建立了凤阳山区的红色根据地。

游击英雄路士敏，就是当时在皖东地区同敌人英勇斗争的一个杰出代表。

飞 渡 林 关

一九四〇年的严冬，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，县委书记老关同志接到紧急通知，要他在当夜十点钟前赶到藕塘参加紧急会议。老关看了看表，已经是下午一点了。这儿离藕塘有七十多里路，怎么去呢？老关沉思了片刻，便去找区委书记张鲁。张鲁是个稳重沉着的人，他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没问题，我叫民兵队长路士敏送你去！”

“路士敏？”老关兴奋地重复了一句。

“报告！”随着一个洪亮的声音，门被推开了，张鲁和

老关同时转过脸来，只见门口立着一个身背步枪，浑身裹着白雪的小伙子。他个头实墩墩，脸色黑中透红，长得又壮实，又精干，两只机灵的大眼睛烁亮烁亮的，眉宇之间透出一股刚气。

“哟！士敏哪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快坐，这一阵没见面又长高了。”关书记笑嘻嘻地边说边让坐。

张鲁怀着对这位年轻民兵队长的喜爱，严肃地说：“现在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，今晚十点钟之前把关书记护送到藕塘，怎么样，有困难吗？”

“坚决完成任务！”路士敏那年轻而充满着活力的脸蛋更加红润了。他搓搓冻僵的手，跺跺脚，兴奋地说：“这就走。”

“慢着。”张鲁沉思着说：“这一带是我们的游击区，很可能在路上遇上敌人，你先挑选十来个强壮的民兵，多带些弹药，还有……”张鲁望了望窗外灰蒙蒙的天色，又说下去：“离藕塘三十里路的林关，地势险要，要多加小心。”

“嘿！就是再难也得飞过去！”路士敏笑呵呵地回答。

“好吧！”张鲁微微一笑，“先去完成另个任务——吃饭，吃得饱饱的好上路！”

“是！”路士敏响亮地回答了一声，转身冲向门外。

张鲁望着路士敏的背影说：“老关，你也该吃饭啦！”

老关摇摇头说：“我不忙，还有几件要做的事情，咱们抓紧时间谈谈吧！”

老关扼要地向张鲁交待了几件事，刚合上笔记本，全副武装的小伙子们已冲了进来，一队十一人，整整齐齐地站在老关面前。

“准备好啦！”张鲁问。

“都好啦！”回答也是齐声的。

老关一挥手：“好！那就出发。”

张鲁忙说：“老关，吃过饭再走！”

老关看了看表说：“没关系，到那边再说，天不早了，赶路要紧哪！”

一支精干的小分队，沙沙地疾步在弥天风雪中。

傍晚时分，小分队来到了林关前的小村庄。听村里群众说，刚才林关开来了伪军一个排，有人亲眼看到，还有一挺“歪把子”机枪。

林关驻上敌人了！路士敏一行心里一怔，老关从怀里掏出表来一看，时针已经指在七字上了。

林关是夹在悬崖和深涧中的一个制高点，只有一条紧贴悬崖的小路可通，哪怕是一个人拿着石头守住这个关卡，别人就很难冲上去。但是到藕塘，林关又是必经之路。倘若绕道，得多走四十里，按时赶到目的地就来不及了。当时，小分队的全副武装是十一个民兵，五支步枪，五十发子弹，六把大刀，加上十五颗手榴弹。这能冲过机枪封锁的林关吗？

这时，年轻的民兵队长来到了老关的面前，执拗地说：

“关书记！你先吃饭，我们去侦察一下。”

老关思忖了一下，便拉着路士敏的手说：“要大胆谨慎，要依靠群众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就赶快回来，我们另想办法！”

路士敏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迅速地朝老关一瞥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关书记，放心吧，吃完饭过林关！”

关书记望着路士敏的背影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。顿时，

觉得自己心上一烫，许多往事，被这炯炯的一瞥勾起来了。

那个严冬的深夜，正是路士敏举着鸟枪打退鬼子的扫荡……中秋节的那夜，路士敏也是用这样的眼神带着三个民兵，一枪未发，拿下了伪乡公所……

老关想到这些，嘴角上油然地挂起了微笑：苦难中孕育出来的种子，经过阳光的哺育，雨露的浇灌，已经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了。在党的英雄儿女面前什么困难也能克服，林关一定能飞渡！

狂风呼啸，大雪纷飞；丛林抖动着，山寒云暗。路士敏一行来到了山前，一个触目惊心的地形展现在眼前。

东边，陡壁悬崖；西边，深涧水流湍急。紧贴着悬崖有一条窄窄的山路，象线一样从半山腰的关卡上垂挂下来，弯弯曲曲飘荡在悬崖和深涧之间，被狂风吹得悠悠欲断。

这就是林关。

敌人可能看到了几棵晃动的小松树，便“哒！哒！哒！”地向山下扫射起来，在冰天雪地里吐出一道道血红的火舌。

路士敏紧盯着关卡，迅速地分析着，判断着，观察着。

冲过去？不，这是冒险！绕路走？不，要多花三个小时。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怎能打折扣？看来非得拿下敌人的这挺“歪把子”不可！可是怎么上去呢？真有点急人哪！

“要依靠群众！”忽然老关的话在路士敏的耳边响起。

“对！村头有个老药农王大爷，他整天采药，登山跨涧，对这儿的地形最了解。”想到这儿，路士敏心里豁然开朗了。他转身一挥手，和大家一起来到王大爷的家。

王大爷和路士敏打过交道，所以，见面很亲热。王大爷长得高大结实，留一把花白胡子，双目炯炯有神，浑身透着

山里人特有的粗犷豪迈劲儿。

“士敏，有任务啊？”老大爷看着这群满身雪花的小伙子和个个脸上的严肃劲儿，凭着他的老经验，猜准是有任务来了。

“哈哈！大爷，你还真着眼力！”路士敏笑着说：“可不是，准备过林关哪！”

“哎呀！你们没听见吗？敌人的机枪还在响哪，林关叫敌人占住啦！”王大爷还以为路士敏他们不知道呢。

“是啊，大爷，我们正是为这件事来找你的。”

“哒！哒！哒！”那边机枪又响了起来。路士敏紧皱着眉头。王大爷“叭嗒叭嗒”一个劲儿地抽着旱烟：“你们打算怎么过？”王大爷倒先提出了问题。

“大爷，我们想先拿下敌人的这挺‘歪把子’。可正面上不去，别的地方还有路吗？”路士敏终于把心里的话倒了出来。

“路……”王大爷捋了捋胡子，又朝路士敏望了一眼：“可你们上不去啊！”

“那你能上？”路士敏一听高兴起来，紧紧地追问。

“我嘛，”老头儿笑了笑，指指身旁的绳子说：“我是采药的。”

“好啊，大爷，你能上，我们也能上！”路士敏拍拍胸脯说。

老头儿借着灯光，看看立在身旁的这位壮实的小伙子。半信半疑地说：“那就试试看！”

“路在哪儿？”

“走，把绳子带上！”王大爷说着便朝外走。

“可谢谢你啦，王大爷！”路士敏激动得什么似的。

“看你说的，你是谁，我是谁呀？”王大爷的话把大家逗得笑了起来。

他们冒着鹅毛大雪，踩着沙沙作响的雪地，不一会儿来到了山腰的峭壁下。王大爷紧了紧身上的腰带，手一指：“就从这儿上！”

顺着王大爷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那近乎九十度直上直下的石壁，冰刀一样耸立着，在茫茫的雪雾中，发出闪闪光亮。路在哪里？路士敏明白，这是一条险路！

“怎么样？小伙子，看见了吗？来，把绳子给我！”王大爷接过绳子，手指转了几下，在绳子一头打了个扣子，看准风向“唰”地向上一甩，不及大家细看，绳子的一头已随风套住了峭壁顶上的一棵松树桩。试试系牢了，便拉开架势，蹬蹬地爬上绝壁，又“唰”地一声滑了下来，轻声地说：“可敢上！”

“敢！”随着一声清脆的声音，路士敏接过绳子。

“哒！哒！哒！”那边敌人的机枪又打了一梭子。路士敏轻声地对队员庄土根说：“你们抄到敌人正面去，看到我发出的火光，就放上几枪，带大家正面佯攻，牵制敌人的火力。小张，跟我来！”

“是！”小张立即跳到路士敏跟前。

“慢着！”王大爷接过路士敏手中的绳子，拉开架势又要向上爬。

“王大爷，你别上去，太危险了。”路士敏一把拉住王大爷的手。

“哎呀！你不知道，到了上面还得往上爬，这地方我熟。

时间紧啊，跟我上！”王大爷说着已爬了一丈多高。

路士敏望着王大爷微驼却硬朗的背影，心里一阵热，好象凤阳山的人民都来到了身边，都在给他指路。一股巨大的力量在鼓舞着他，他向小张一挥手，“蹬蹬蹬”地往上爬去。

雪底下埋着荆棘，划破了他们的手掌、脸颊。

他们一层一层地顺着绳子向上爬，不一会来到了崖顶，再朝前走几步，林关就在脚下了。

路士敏从口袋里掏出火柴，一连擦了几根，终于擦着了，小小的火光闪耀着。

“叭！叭！叭！”庄土根他们一见火光，便放起枪来佯攻。

敌人一听枪声，慌了手脚，立即“哒！哒！哒！”地扫射了起来，机枪吐着一串串火舌。路士敏站在岩峰上，连敌人狰狞的面目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。伪排长在骂着：“妈的，几个土游击队，也想从老子这里过，嘿，叫你们摸也摸不到！”

“嘿！狗崽子，死到临头还发狂哪……”王大爷轻声地嘀咕了几句。转过脸来兴奋地对路士敏说：“只要几颗手榴弹，就把这些狗崽子收拾啦！”

路士敏看看自己身上和小张手里的手榴弹，又望着那正在吐着火舌的机枪，摇了摇头：“不！可不能让那挺机枪给炸坏了！”

“那你……”王大爷有点疑惑不解了。

“我要……”路士敏做了个坚定有力的手势。

“怎么下？”这一来可把王大爷惊住了。

“滑下去！”路士敏指指地上的绳索。

王大爷简直不信自己的耳朵，心里暗暗叫绝。他帮着路士敏选了一个正对机枪的合适的地点，拴紧绳子：“这很危险啊！”王大爷拉着路士敏的手说。

“大爷，放心吧。下！”路士敏向小张一挥手“唰”地一声自己先滑了下去。

那个伪军排长，一边骂着指挥机枪扫射，一边背过脸去点香烟，嘴里还在嘟哝着：“插上翅膀也别想从这儿过，除非天兵天将……”

伪排长的话还未说完，好比飞将军自重霄入，从半空中掉下两个人来。那家伙一看这光景，目瞪口呆，张口结舌，香烟早就掉了，几个伪军也吓得晕头转向，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，路士敏已扑了过去，一把抓住“突突突”颤动的机枪管。“嗤”地一声，打红了的枪管把路士敏的手掌皮烧焦了。他牙一咬端起机枪对着敌



人扫了起来。伪军抱头乱窜，小张早已拉开了手榴弹弦，“轰！轰！”两声，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。

“冲啊！”一个宏亮的声音如同进军的号角，站在崖顶上的王大爷听来，只觉得群山呼应，万壑回响。老人家望着激战中的路士敏，不由得浑身热血沸腾，他紧紧地抓住绳子，叫了一声：“冲啊！”学着路士敏的姿势，一跃而下。

“冲啊！”庄土根他们一听到队长响亮的呼声，也一涌而上，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敌人见势不妙，撒腿就跑。路士敏那肯放过，“哒！哒！哒！”又是一梭子，敌人应声倒下，摔下了山涧。

老关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后，便丢下饭碗往外跑，刚走出门口，就从院子里传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声。房东赵大娘闯进屋来，喜得不知怎么说才好。

“林关拿下了！”这个念头正在老关脑子里一闪，英雄的民兵队长已经出现在他的眼前了。路士敏扛着那挺“歪把子”，硝烟笼罩的圆脸上，闪耀出胜利的光辉。片刻之间，老关仿佛觉得路士敏又长高了。变得更结实了。关书记紧紧地握着路士敏的手，过了好一阵，两人才迸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智 取 严 桥

自打飞渡林关以来，路士敏的名字传遍了凤阳山。人们说他会飞檐走壁，从天而降，能一把扭断敌人的脊梁骨，一气砍死十八个鬼子，一枪打下两只飞鸟……淳朴的凤阳山人民，神气活现地描绘着自己心上的英雄。

传说当然有些夸张。不过，战斗的岁月确实把这个青年农民锤炼成了钢铁战士。

转眼到了一九四二年。县委派他担任了游击队凤二区队长。这天，新任的区队长路士敏接到张鲁的通知，要他立即到区委去一趟。路士敏接到通知心里着急，没有多大一会儿就出发了。

深秋的田野，显得辽阔开朗，秫秫砍了，豆子割了，只有映着太阳的一块块晚稻，散发出闪闪金光。一畦畦辣萝卜秧子衬着蓝天翠绿莹莹；成排的柿树象一片火红的晚霞，装点着这黄绿相间的秀丽山区。

望着这经过浴血战斗建立起来的根据地，路士敏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。几年来，游击战的烈火越烧越旺，我们的根据地已经扩大到蚌埠以南、刘府以东的广大地区了。最近县委发出号召，要尽一切努力扩大根据地。路士敏估计，张书记今天找自己，一定和县委的指示有关，也许是又要打仗了。

果然不出路士敏所料。到了区委，张鲁跟他谈了谈形势，就指着地图说：“你看，这是严桥鬼子的炮楼。它掐住了我们北到蚌埠、西到刘府的咽喉，现在县委指示我们到刘府一带开辟根据地，看来，非要拔掉这个钉子不可了。”

张鲁的手在空中一挥，接着说：“严桥的位置重要，所以敌人的防守也特别严，为首的是鬼子最得力的心腹、汉奸鹰鼻子，这家伙很狡猾。碉堡里常驻伪军两个排，鬼子一个班，还有四挺机枪。严河是它的天然壕沟，铁丝网拦了一道又一道。这些都算不了什么，麻烦的是严桥西边紧靠刘府，北面又有一条二十里长的公路直通蚌埠。枪一响，刘府、蚌

埠的敌人很快就能赶到。这给我们攻打严桥添了不少困难。”

张鲁没有多说话的习惯，喜欢三言两语就把问题的底揭露出来。而且，对他喜爱的路士敏，总是用比一般人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。今天，他就是存心用攻打严桥这个难题，来考一考刚提拔的年轻区队长。所以张鲁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能不能拔掉严桥这个钉子，关系到我们能否扩大根据地，区委决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。”张鲁说完，立即紧紧追问：“你看怎么个打法最好？”

路士敏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，思考着，闪烁着的眼神，不时地透露出内心的激动。这股虎劲跟两年前仍然一样，不过，今天他没有急于表态。他沉思了片刻，仰头回想着严桥的形势，又看看地图，然后抽出铅笔，在手心上写了点什么。他从容地把手掌伸到张鲁眼前。张鲁一看，不由得眼角一笑，原来是“智取”两个字。不过张鲁很快地收起了笑容说：

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，‘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众之中’，回去要充分发动群众，发扬军事民主，区委等待你们早日拿出一个完整的战斗方案来。”

临分手的时候，张鲁把路士敏送到门口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士敏哪，担任了区队长，党对你的要求更高了，要切记革命不能光凭勇敢，要机智灵活，更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。”

路士敏回到区队，立即把区委的指示向副队长梁书成作了传达。梁书成的年龄跟路士敏相仿，长得细眉俊眼。他参加游击队以前是个青年学生，爱学习、肯钻研，经过战斗的锻炼，办起事来更加灵通了。有人说他和路士敏搭伙，正好是一对：有粗有细、有勇有谋。

路士敏刚把情况讲完，梁书成的机灵劲儿就上来了：“士敏，这么说，严桥硬打对我们不利呢！”路士敏一看手心里的“智取”二字还历历在目，就把手摊开伸给了梁书成。梁书成看到路士敏手中的二字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他想：路士敏不仅有勇，还有谋哩！

梁书成还在思索着，一只大手已重重地压在他的肩上：“书成，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，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，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。’我看，咱们马上开个支部委员会，讨论一下行动方案，你看如何？”路士敏说完，一双有神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梁书成。

“对，我去通知吧！”梁书成虽然参加过多次战斗，但接受这样的任务还是第一次。他一出门，就沉思起来，一下子钻到了这个“智取”里去了。

经过支委会的一番讨论和分析，认为要智取严桥，首先必须摸清敌人的活动规律，做到知己知彼，否则就是冒险。

在严桥东南的山坡上，小松树茂密茁壮，深秋的凉风吹过，微微晃动，更显得青翠有劲。这里坐着两个人，看装扮是打柴的。这不是别人，正是路士敏和梁书成。他们用敏锐的眼光紧盯着严桥的炮楼。山脚下那条宽阔的公路，沿着弯弯曲曲的严河，从炮楼边象张着虎口似的吊桥前穿过。严河把炮楼的东、南、西三面围住，北面是人工挖掘的几十米宽的大壕沟，从东到西，把严河拦腰连接起来，整个炮楼正好树立在一个孤僻的小岛上。公路南侧是严桥镇，住着几百户人家，座落在丘陵边上，层层叠叠，加上远处的群山陪衬，美极了。可是被这几个黑洞洞的炮楼压镇着，原来充满活力的山镇，显得异常寂静冷落。

严桥的炮楼死气沉沉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“光在这儿呆着不行啊，书成，走！找老乡聊聊去！”路士敏说着，先站起身来。两人背上一捆树枝便向山下走去。

他们来到公路边，忽然被一阵清脆的竹笛声吸引住了。路士敏朝着笛声的方向大步走去，只见河沿上有两头老水牛，一个牧童横坐在牛背上，不停地吹着竹笛。

“小鬼！来来来！”路士敏向牧童招了招手。

牧童一听有人叫他，止住了笛声，跳下牛背，带着惊疑的目光，朝路士敏走了过来。

“啊！是路叔叔！”牧童一下子扑在路士敏的怀里，呜呜咽咽地哭着，路士敏的双眼也滚动着泪花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梁书成先是被这情景感动着，接着心里就纳起闷来。

牧童的小名叫小椿子，早先是路士敏家的近邻。因为家里穷，他爸去给地主打长工，后来得了病，狠心的地主不给治，不久就去世了。家里生活不下去了，他妈就带着他来到严桥，给鹰鼻子的丈人家当佣人，小椿子就给他家放牛。去年中秋节那天，路士敏执行任务路过这里，见一个放牛娃躺在太阳地里。路士敏心想：不会是睡觉吧，睡觉为啥不找个荫凉地方？路士敏走过去一看，放牛娃脸色铁青的，头上直冒汗珠，仔细一看原来是小椿子。

“怎么啦？椿子！”路士敏把小椿子抱到树荫下，给他擦去了脸上的汗珠，打开身上的水壶，把水倒进了椿子的嘴里。不一会，小椿子醒了过来，他睁眼一看是路士敏，抖动着小嘴唇轻轻地叫着：“路叔叔，我饿，我饿呀！”

路士敏这才明白，原来，小椿子是饿昏了。